

上海華新書局

主編李涵秋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好青年

第三集 回目

第九回

演飛機捐資助俠女
闖棋局下榻歎英雄

第十回

官場戲場小兒顧問
買票投票會長滑稽

第十一回

悲落魄校長拉車
昧良心花娘爭產

上海華新書局發行

小說會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一回 悲落魄校長拉車 味良心花娘爭產

當時文鵬便命萬椿先行回去。自家和柔雲忙着將各事料理完畢。一直等衆人散後。他方才獨自出了會所。其時街市上都點了燈。火陰雲密佈。春雨如膏。將一帶的道路弄成濕漉漉的。狠是難走。文鵬拾着長裙。剛待出城。不防斜刺裏搶出一個漢子。一頂破毡帽覆在眉際。身上披了一件簑衣。精赤的一雙泥腿抖抖的拖着一輛人力車。喊道：「小姐要車呀……小姐要車呀……」無如文鵬素來主張人道主義。輕易却不肯坐車。回頭望了望。並不會理會。偏生那個漢子緊緊跟隨背後。有氣無力的說道：「可憐小人。今天還沒。有米下肚。便是這車價也沒有着落。小姐只當行個方便。照顧了小人。那湖。」

嘴地方是。小人走慣了的。包不誤事。文鵬被他纏得。沒法。又想城外泥深。沒
踝。脚上這雙皮鞋。委實嫌滑。不如成全了他。也算一舉兩得。想畢。便停了脚。
步。那漢大喜。慌忙將車槓放落。文鵬跨入車中。那漢拾起來。便走說也好笑。
文鵬適才不會坐車。倒反走得快些。及至上車以後。見那漢一顧一播。好像
病黃牛挨磨似的。上前兩步。倒退後三步。迎面又沒安着車帘。撲進來的雨。
絲把鬚髮都吹濕了。心裏記掛着萬榴和巧娘的事。十分着急。巴不得趕快。
跑回家裏。問他們一個詳細。又不忍心催促他。只得將纖足在車沿上頓了。
一頓。搭訕着問道。漢子。瞧你這斯文樣兒。爲何不幹別的營生。拉這車子。你
却沒有多大能耐。可知你要忍餓了……那漢剛在泥地裏掙命。聽見文鵬
問他的話。他益發踱起官步來。慢慢的和文鵬說道。你叫我幹甚麼呀。小人
還有一個妻子。病在小客棧裏。要死不活。欠主人的房飯。又催逼得緊。沒奈。

何走了這條道路不怕小姐見笑我的這雙手當初提筆桿兒還嫌重呢不料如今轉換了兩根車槓文鵬驚問道照這樣講你起先也讀過書的那漢又道不讀書不至弄到這步田地了小姐認不得我我却認得小姐你那兩位令弟萬椿萬樞也曾在我校裏做過學生近來他們倆想都還好文鵬聽到這裏驚道你敢是我們村裏的陸敬陸校長……那漢子點了點頭不覺流下兩行眼淚來從油衣裏伸出一隻烏光漆黑的手去拭鼻涕文鵬不由分說修的跳下了車子陸敬登時吃了一嚇暗想只怪我多話將一宗生意又鬧決裂了正待再催文鵬上車驀見文鵬向他鞠了鞠躬悲切切的說道失敬失敬你原來是舍弟的老師不是老師說明白了幾乎釀成我的罪過一面說一面早從皮夾裏取出一張五元鈔票遞給陸敬說道老師先請回寓洗個澡兒換一身布衣服隨便甚麼時候到清和坊儉德會裏和我相見

我再來替老師設法。這車子還給車行去罷。沒的折了你校長身分……陸敬將五元接在手裏，覺得自從和校長的薪水分手之後，倒有許多時不瞧見這洋影子了。大有久別重逢，他鄉遇故的光景。喜歡得眼睛沒了縫，忙說道：承小姐賞賜，何以克當？還是讓我將小姐拉回府上，聊表寸心。文鵬搖頭說道：這個如何使得……萬使不得……說着，便自衝風冒雨，帶水拖泥，依舊步行回去。（生平不肯坐車，乃初次坐車，便遇此等意外，爲文鵬設想，真足發一大噱。）剛走入院落，早見萬樁穿着一身西裝，在屋裏跳上跳下的講話。母親和巧娘對面坐着，萬樁秋紅立在檐口，榴兒眼快，早喊道：姐姐同來了！你快進來聽我告訴你文鵬也笑道：好呀！你還不滿意從天上要過一遭，應該說得嘴響……巧娘見了文鵬，含羞帶愧的低着頭，一言不發。文鵬也不去同他招呼，逕自入房，掠下濕衣服，換了一雙便鞋，復行出來，笑向榴

兒問道：半空裏好頑，不好頑。幾時落在上海的榴兒，拍手笑道：怎麼不好頑呢？初上去的時候，覺得有些頭暈，一會兒便爽快起來。只是那風吹得緊，一朵一朵的白雲都打從我們腳底下經過，只可惜我和密司兩人要想在半空裏瞧一點人影子都沒有，也沒飛了多大工夫，早落在上海許多標緻男女圍着我們瞧着。後來被幾個外國人將我們引入一座大洋房裏，又有酒又有菜，我餓極了，便狼吞虎嚥的吃了他一個飽密司，又嫌我衣服不好看。第二天便替我裝扮成洋人模樣，從此便跟着他瞧瞧影戲，逛逛花園，甚麼新世界大世界都去了幾趟……說到這裏，又拿小眼睛向巧娘一瞟，笑道：若不是因為逛大世界如何捉得住秋紅的媽哩？那一天火車站裏吃他逃跑到底逃不了我的掌握（寫盡小兒得意，此事便從萬榴口中補出，省筆之法）。那一天我碰見他和一個白臉男人站在一處，我心裏便跳了幾跳。

想這男人一定是那個路倒鬼。卜麻子誰知近前一望那人臉上一個麻子也沒有。我還疑惑他搽了甚麼治麻藥水。將牢瘟麻子都醫好了。秋紅的媽和那人咬耳朵談心。却沒有瞧見我一會兒。他們便匆匆的下樓。姐姐你想我急得甚麼似的也來不及告訴密司。便悄沒聲兒跟在他們背後緊追緊趕。趕入一條長弄裏有一處房屋。他們敲開了門。便進去了。我剛待叫喊。又打了一個轉念。上回已經吃了虧了。這回若是打草驚蛇。再被他狡賴得干淨過後。再想這機會一定沒有。我便將門牌號數記得清楚。不管好歹連磕帶撞跑回我們住的那個所在。密司已經回來。因為不見了我。急得跺腳。我便將這事從頭至尾告訴了密司。一遍密司隨即喊了幾名紅頭巡捕。眨眨眼就將他們抓入一座衙門裏去了。後來怎樣辦法。我便不大清楚。祇說得半截最好。昨晚密司將我喚至面前。說他要回北京去了。因為瞧秋紅

分上用銀子將他媽贖出罪來吩咐我們一齊回家又說他也不寫信給姐姐叫姐姐保重身體再圖後會他還笑着和我說你哥哥萬椿不久要做官了這句話我就不懂哥哥當真做了官沒有……楊氏笑道誰說你哥哥不會做官呢只是做了不多幾天又被你姐姐替他辭掉如今依舊還在校裏上學萬榴將嘴一撇笑道也好也好這官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呢我在上海聽見人講話都沒口子罵那些做官的又是沒良心呀又是賣國呀又是坑害百姓呀我們好好的清白男孩子又何苦同他們混在一處楊氏冷笑道有了你那狀姐姐又有你傻弟弟發起議論來都叫人聽着不大願意這就無怪我家椿兒官運不佳了（楊氏賢婦人也尚有如此見解虛榮之誤人甚矣哉）文鵠其時見巧娘愁眉雙鎖憔悴可憐心裏覺得有些不忍却好自家屋後新近添置了幾間廂房便將巧娘床鋪安在裏面人靜之後文鵠

自入巧娘房裏笑道我們倒有好多日子不見了你們老太爺業已身故你須將這顏色衣服換去纔是巧娘也不覺盈盈流下淚來和文鵬道謝了兩句文鵬又道承你們老太爺盛意將秋紅給我做了弟婦大家都係至親甚麼事都不消隱諱你何妨將此番受騙的情形告訴我們知道巧娘見房裏沒有別人掩淚說道姐姐再不消提起這事李代桃僵我全受的是你的影響文鵬驚問道這事與我又甚麼相干巧娘才將韻雲如何設計卜麻子如何誤認了門戶的話請詳細告訴文鵬嚇得文鵬爽然失色益發知道韻雲處心積慮要害自己全爲的爭着芳瑜又不便和巧娘明說出來只得搭訕說道榴兒這次將你尋得回來你還是恨他呢還是感激他巧娘嘆道我豈有恨他的道理我被那姓卜的已經坑得要死他是個精窮光棍一個銅錢也沒有在上海糾纏了好幾個月將我的金銀首飾都花得干干淨淨

不怕小姐笑他。鎮日在外邊閒逛轉逼我去充做。雉妓拉客。我恨得他牙癢。癢的在公堂上吃我。將他咬着他抵賴。不過已判了兩年零十個月監禁的罪名。文鵬嘆道。中國女子沒有智識。往往弄得身敗名裂。你也算做了他們的榜樣了。你既經超脫苦海。好好的住在我們這裏。粗茶淡飯。總不至叫你忍餓。你們老太爺還留下二千銀子。交給我們。存放在銀行裏。秋紅的妝奩也要不了這許多。所有按月的利息。便交給你使用……巧娘聽見這話。忽的眉飛色舞。不似適才愁悶的樣兒。犀齒微露。笑得合合的說道。好呀。我說你們這份貧苦人家。那裏有這閒款添造房屋。照這樣看起來。這就無怪你們過得十分寬裕了。（寫盡花娘心事）文鵬也只笑了一笑。不便和他辯論……清晨起身。見萬椿萬榴。秋紅各自攜着書包。前去上學。文鵬忽的想起。陸敬便將昨天路上的情形。告訴萬椿萬榴。兒聽見拍手笑道。像這樣的校

長不但要叫他拉車還要叫他變做驢子去拉磨。可知沒處敲二百文的竹槓了。文鵬放下臉色說道：「榴兒，你如何這樣頑劣？他再不濟些，總算是你的老師。平白地一個人飄泊下來，我們還得想法去救濟他，你也讀了幾年書，爲甚連個愛羣互助的道理都不曉得？萬榴被他姐姐一頓教訓，埋着頭笑嘻嘻的跑得出門，文鵬等着吃了午飯，然後匆匆的又向會所行去。琪花使喚的那個老蒼頭因爲趙公館裏容他不得已，由文鵬派他在門房裏傳達各事。他見了文鵬，早搶上前說道：「早間有個藍縷不堪的窮漢跑來要見會長，我說會長還不會到他死，活賴在這裏不走。我怕他是個竊賊，雖然請他在應接室裏坐着，累得我不時的跑去查察。會長還是見他不見。」文鵬知道是陸敬來了，却不同老蒼頭答話，逕自走入那座應接室。陸敬依舊是短衫單褲，只不會用那油衣斗笠滿頭的亂髮蓬得和鬼一樣，見了文鵬兀自撲

通跪在地上。文鵬忙欠身說道：「老師請起，休得做出這種模樣。」陸敬趁勢站起身子。文鵬讓他上坐，笑問道：「昨天給老師的錢，想是不敷使用？」陸敬慘然說道：「小姐，你不知道，我負債很多，不幸遇見一個債主，已將小姐那份賞賜從路上搶得去了。」文鵬道：「可憐，可憐，爲今之計，須先將你們所欠的房飯共計若干，開個帳給我，讓我先替老師料理清楚，然後再商量久遠。」說時遲，那時快，陸敬早從身邊摸出一篇帳目出來，遞給文鵬。（已預料到此，想見鬼蜮伎倆。）文鵬皺眉說道：「原來有這許多數目，但是鄙人境遇雖不甚豐，然而比較老師却還從容些，便由鄙人全行擔認。老師目前既沒有職業，好在會理還需一位書記。老師如果不嫌俯就，擬請老師暫時承乏，不過敝會却不收會員的會費，除得少許同志解囊相助，其餘並無多進款。每月薪俸祇有十元，想老師熱心公益，或者不嫌菲薄。」陸敬這時候既得了現銀，隨後又

謀得樓止。真是喜出望外。沒口子的答應。不迭曲背彎腰興辭而去。文鵬方才步入後進。琪花早迎得上前。笑道：「那裏來的這個叫化子？姐姐還同他講理。」文鵬便將陸敬曾經做過校長的話告訴了他。琪花笑道：「這樣收在會裏豈不討厭？」文鵬嘆道：「我也出於無奈。好在我們這地方。越是穿得藍縷越好。瞧他的渾身裝飾。倒還與儉德二字相稱。妹妹有甚麼文件以後便交給他。膽寫罷了……」兩人正在談笑。老蒼頭又走得進來。手裏拿着一張小卡片。文鵬接過來一望。笑道：「原來他從北京回來了。」快請快請。蒼頭便轉身出外。少頃引入一個少年。粗衣布服。神氣十分蕭索。面目間比先前已黑瘦一層。文鵬暗自吃了一驚。笑問道：「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世兄輪蹄辛苦。是幾時反里的？」鄭芳瑜見了文鵬。免不得笑了一笑。說：「昨天晚上間才到。今早便去謁見師母。問及世妹。知道這儉德會業已成立。真是可敬可賀。」文鵬又問道：

世兄在京裏可曾會見密司愛娜沒有芳瑜嘆道我不料偌大一個京都空氣却異常混濁滿街上除得官僚的車塵馬跡其餘便都是些優伶倡妓鬻影衣香叫人見着便生煩惱這幾天都躲在家父署裏輕易也不出大門還是臨行的時候去訪過密司一次他說接到世妹函札已知萬椿辭了督署顧問他益發欽佩世妹淡泊明志不慕華臚並說會費如不敷用請世妹盡管寫信給他他一定可以維持的文鵬笑道承他美意所有會費尙餘得二千多元我們一時也不必作此無厭之請轉是世兄此番回來有一件事想資贊助我想我們着手進行第一要在貧民身上注意這二千多元若是辦一處小學校却嫌不足若是辦一處貧民負販團却還有餘世兄可能幫助我勉爲其難呢芳瑜慨然說道世妹休再提這話我鄭芳瑜業已灰心此事行將芒鞋竹杖披髮入山更有何心再與世妹們纏障你瞧我今日這樣

裝束固然因爲世妹提倡儉德不敢以珠衣錦履濶入清淨會所然而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先機之兆已可見我春行冬令暮氣甚深從此古佛青燈好做我下半世的結局芳瑜說着兩眶裏已含着一胞清水那聲氣越發哽咽起來文鵬也猜不出他有甚麼心事只得含笑勸道怎麼你才向京師走了一趟將平時豪氣都銷磨得乾乾淨淨雖然國事蜩螗畢竟還賴着我們這班青年鞏固金湯支持危局我嘗笑那些志士他並不會上馬殺賊下馬救民徒因蒿日時艱猝以身殉其心可憫其愚却也可矜照世兄這樣情形日久魔生難道還想出於自殺……剛提到自殺二字文鵬也不忍再往下說轉低了頭黯然不語芳瑜冷笑道世妹這番議論却未免將我看得太高我一身尙且不能自保何敢覬然再談國事我此時的孤憤却不便告訴世妹世妹將來自會知道……說畢兩人却靜悄悄的對坐着儘管你瞧着我我

瞧着你（神態煞是好看，嗟乎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琪花見他們這種模樣，有些覺得奇怪，便笑問道：「鄭先生，你可知道萬榴已將秋紅的，鴈從上海尋得回來，不料他這點年紀，竟有這樣魄力，這才是有志者事竟成呢！你聽了，也該替他喜歡。」芳瑜道：「密司愛娜已將這事詳細和我說過，我有甚麼歡喜我此時只恨……琪花忙問道：「你恨甚麼？」芳瑜咬了咬牙，齒站起身子來，說道：「我只恨沒有人在這當兒將我監禁兩年零十個月。」（奇語奇絕，妙語妙絕，真是索解人不得。）文鵬笑道：「你敢是要走了麼？你也試去會會柔雲，他們芳瑜將頭搖了兩搖，琪花又道：「韻雲姐姐已做了我們這裏會長，芳瑜憤然說道：「你若笑大鵬河魚混龍鯉，還不由他去胡鬧他的笑話兒多着呢。」文鵬笑道：「你若是會見柔雲妹妹，可以請他過我談一談，我還有事同他商酌。」芳瑜一面走，一面說道：「我回去打發人替你請他罷……」文鵬被他這

一頓鬼混也鬧得有些神志不寧。停了半晌方才望着琪花說道：「你替我向各家報紙上調查調查，如有辦賣販團的地方都寫一封信去，將他們辦理的章程索一份以預備查考。」琪花答應便轉身進入閱報室裏去翻騰報紙。此處文鵬捧着一杯醺茶，呆呆無語，過了好一會也不曾見柔雲到來。剛待起身猛覺得喉嚨裏蘇蘇作癢，櫻唇一啓已吐出一口鮮紅的血來。（寫文鵬不用情處，正是深於用情，用筆極微細。）幸喜旁邊却沒有人羞得滿臉紅暈。（羞字下得奇極。）忙用一張紙揩抹乾淨，暗暗說道：「肝寄於木，木旺於春，我這舊病也該復發了。（越是掩飾，越發叫人忍俊不禁。）又隔了好幾天，方才在會所裏見着柔雲。文鵬笑道：「妹妹忙得緊呀，這些時都沒瞧見你影子。」柔雲皺眉說道：「原是校裏新添了縫紉刺繡兩科，益發鬧得人頭疼，不怕姐姐笑，像我這粗手笨腳，只配騎馬舞劍，若叫我去拈繡花針，